

# 叙事医学与高水平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构建思路探析

张弘强

(内蒙古医科大学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对于我国的医科大学而言,“叙事医学”是以医学人文教育为目标,且贯穿整个临床专业教育全过程的一种人文精神教育体系。在此视域下探究我国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的形成及发展,不仅有利于我国医学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同时更能够强化“医者仁心”的中华民族传统医德思想。基于此,本文将在叙事医学的视域下分析医科大学的人文教育体系内核及构建思路,以此促进我国医科大学的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 叙事医学; 医科大学; 人文教育体系; 构建思路

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虽然使得我国的“生物医学模式”日渐成熟,但却也在极大程度上让我国的临床专业学生及医护人员长期陷入到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之中,在专业实践与学习等方面也逐渐依赖于现代技术的便捷性<sup>[1]</sup>。这样的实际发展情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了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近年来的诸多医疗事故及案件纠纷中,都能够看出“生物医学模式”导致的诸多弊端。因此,从人文精神的哲学角度出发,让医学教育回归到“人本主义”的关怀属性中,不仅是构建良好医患关系的基本前提,同时更是当前社会各界对于我国医疗体系的急切呼吁。

## 一、“叙事医学”内涵

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教授 Rita Charon 首次提出“叙事医学”这一医学教育模式。其思想内涵在于:“一个具有‘叙事能力’的临床工作者,应通过对病患困境需要的聆听与回应,给予其充满尊重性与共情性的医疗照护,从而使其能够对临床工作者逐渐产生一种专业信任感。这样不仅能够缓解现代医学技术与人性关怀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更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改善医患之间的内在关系<sup>[2]</sup>。”从这一思想内涵的角度来看,“叙事医学”的革命性则在于将文学虚拟、意识虚构以及哲学价值引入到现代医学的范畴之中,这样的大胆尝试不仅是对传统实证主义的一种冲击,同时更是对于循证医学的互补。正如英国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 Patrick Maxwell 教授所说:“‘叙事医学’并非是一种虚无主义下的哲学观点,而是要让所有的医学工作者都能够见证并感受到患者的痛苦与需求,从而对其进行更有效的人文关怀,通过这样具有针对性与个性化的照护方法,让病患重拾医疗的温暖<sup>[3]</sup>。”

## 二、“叙事医学”与“人文医学”在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中的区别

近年来,世界各国所掀起的人文医学运动始终都保持在一种如火如荼的发展状态,“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也逐渐成为了最重要的两大实践观点。很多研究学者与医学工作者也都在以“强调医学关怀,回归人文医学精神”为名,进行着所谓的医学人体教育体系实践,但实际上却是将“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的概念全然混为一谈且交叉运用的<sup>[4]</sup>。这样的现象在我国诸多医科大学的教学实践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教师都会将“叙事医学”看作是一种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医德教育”来讲授,这样也使得很多医科大学的学生也逐渐对“叙事医学”产生了严重的认知误区。由此可见,在探究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构建前,则应充分对“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的概念内涵进行辨别界定与比较分析,这样既能够满足医学教育及工作实践的现实需求,同时又能够逐渐完善我国的医学理论研究基础,这不仅关于“人文医学”与“叙事医

学”的思考,更是对我国医学事业自我觉醒的必要性探究。

不管是在基本内涵、概念属性还是研究价值等方面,“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二者之间都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区别。不管是从人文教育体系,还是从实际的医学工作范畴来看,“人文医学”始终都是“叙事医学”的下属概念,也可将其理解为一个“种概念”。两者之间的逻辑体系关系则可以通过更为直观的欧拉图进行判定。在“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的逻辑体系关系中,“人文医学”是一种基于医学人文性视角下的自我反省,但“叙事医学”却是站在人文性的精神哲学视角下看待医学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述出“人文医学”的独立学科或学科群中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进路。由此可见,是“叙事医学”的基本内涵为“人文医学”的研究发展构建出了一个具有理论研究参考价值的学术框架。

## 三、“叙事医学”视域下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的构建

### (一) 建构人文医学理论体系

在现代的医科大学学科发展水平中,“学科建设状态”以及“学科指标体系完满程度”是两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尽管我国的诸多医科大学中都设有所谓的“人文医学课程”,有些重点医科大学甚至还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硕士、博士等专业学位,但由于国内在“人文医学”的研究方面是始终都存在概念范围模糊的情况,因此也就导致很多医科大学的“人文医学课程”始终都缺乏较为完善的学术话语体系,很多教学实践也都是一种自发、偶然、单一、粗放阶段下的无组织、无规划教学实践<sup>[5]</sup>。这样也使得医科大学的“人文医学”研究始终都处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边缘地位,由于长期被主流研究趋势所冷落,导致很多医科大学的人文教育体系长期处于一种“随意、随缘、随便”的教学状态。不管是在人才职业规划方面,还是专业技能及知识培训方面,始终都无法摆脱缺乏系统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困境局面,这样不仅会直接导致人才职业规划不明确、专业技能不扎实、专业知识分散化等实际问题,同时更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医学发展的时代需求性。

基于此,在“叙事医学”的视域下,我国各大医科大学都应当充分领会医学学科的基本发展需求与学科变化,正确认识到“人文医学”与“叙事医学”的内涵特性,结合院校自身的办学宗旨与教学情况,构建起更具针对性及实效性的人文医学学科理论体系,从而不断对人文医学教育体系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进行探究。从学科群的角度上,将医科大学看作是包含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哲学、医患沟通学等系列学科的研学场所,从而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实践基础与学科知识结构体系。而从独立学科的角度,则可以通过整体观念对人文医学教育体系进行

“一般性问题”的探究,结合当前教学过程中的“生物医学”具体问题,将更具有创新意义的哲学思想融入到传统身体角度的理论基础研究过程中,这样便能够通过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维模式,对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卫生法学等专业属性提供教育研究基础与教学实践思路<sup>[6]</sup>。

## (二) 构建职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体系

“后疫情时代”下,回望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抗争始末,国难当头,广大护理人员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与考验时,毫无退缩,主动请战,用自身的“逆行而上”行为,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在第一时间内作出正确回应,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首要任务,全面阻击疫情的蔓延与扩散。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无数医护工作者团结一心,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星夜兼程,千里驰援,就此打响疫情防控第一战。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2019年我国分批次到达武汉的援护人员总数共计4.2万人之多,其中68%均为护士团队、闻召必动,逆向而行,2.86万名护士不畏生死,不惧艰险,亲赴一线,舍身救国,以真情践行仁爱,以奉献诠释职业精神,以坚守展现人道,这些与新冠肺炎疫情抗争的援鄂护士不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同时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医护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这不仅反映出我国护理人员自身的高尚思想觉悟,同时也体现出了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迸发出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响应力<sup>[7]</sup>。

对于医科大学人文教育体系构建而言,这不仅是最恰当的课程思政融入与教育契机,更是对于南丁格尔精神的坚守与传承。因此,在未来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推进课程思政在人文教育中的深度融合,实现专业课程的育人作用,便是未来医科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中所必须要深思的实际问题。基于此,作为护理新生力的主要培养阵地,医科大学则应在日后的护理技术等教学过程中,以崇高的政治视角与“抗疫精神”,对护理专业学生进行良好的课程思政教育,坚持“立德育人、德学兼修”的教学任务目标,积极培养未来敢于担当的社会护理事业接班人,以抗疫护士为课程思政教育楷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在护理技术教学中的建设进程,从而实现“职业素养”与“基础教学”的双促进、双落实,以此让学生在护理技术的知识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与职业担当,从而以人民生命安全为己任,实现专业知识、护理价值以及职业能力等多项提升<sup>[8]</sup>。

## (三) 强化人文医学教育探索与实践

从我国医科大学的人文教育体系构建情况来看,对于“人文医学”的教育探索与实践基本都是集中在理论研究及学术探讨层面上。这也就引出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够让医学教育真正回归到人文关怀的角度上,从而在医学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叙事医学”格局?虽然我国诸多医科大学在“人文医学”的教育探索及实践方面还未有太多成果,但是若能够从“叙事医学”的平行思维角度出发,则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人文医学”的理学结构与实际路径,通过平行人文病历的书写,拓展到药理、病理、人文技术并行的双轨诊疗与医患共同决策,这样更能够强化出“人文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作用<sup>[9]</sup>。由此可见,基于“叙事医学”自身的时间性、独特性、因果偶然性、主体间性,以及伦理性等特征,将其融入到强化人文医学教育探索与实

践的过程中,不仅能够通过“多科汇通、医文融合”的方式,打破人文医学教育体系的实践僵局,同时更能够重塑医学人文精神,从而真正实现我国医科大学在各独立学科中的人文医学教育体系转型升级。

结论:综上所述,不管是在我国现代医学的实践角度,还是在我国医科大学的教学角度来看,对于“医技”的过度关注遮蔽了对“人本主义”的关注聚焦。这样的发展局面不仅严重导致了我国医学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与脱离,同时更使得现代医学事业逐渐成为一种“流于治病”的社会服务职业与专业技能。基于此,在“叙事医学”的视域下,不仅能够让相关从业者充分认识到现代医学科技发展的潜在危机,同时更能够对现代医学的价值走向进行重新审视,这样不仅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医学教育逐渐回归到人文关怀的角度中,同时更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现代医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 参考文献

- [1]刘秋菊,刘宇,魏巍.“互联网+”背景下强化医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必要性及策略[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2,14(10):166-169.
  - [2]宋瑞佳,郑书深,宋香全,董泽飞,张英军,安素红,李辉.三育人视角下医学人文教育推进医学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以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例[J].现代养生,2022,22(09):737-740.
  - [3]宋超,冯蕾,洪云霞,张玲燕,吴玲玲,竺智伟.基于“新木桶理论”探讨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2,30(02):141-144+166.
  - [4]赵霏,阿赛古丽,兰咏梅,张芸,赵晋.以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为目标的影视化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实践[J].卫生职业教育,2022,40(05):14-16.
  - [5]何雅文,张敏坚.基于红医精神的医学人文教育实现路径探究——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1,34(11):1432-1435+1447.
  - [6]刘锦儿,范冠华,许龙水,林曦粤,张艾青,黄武海,郑少燕,曾阳,杨棉华.汕头大学医学院“医者之心”(HEART)医学人文教育模式与实践——以“医学生公益种子培育计划”为视角[J].医学教育管理,2021,7(04):366-372.
  - [7]李腾子,蒋凯.专业人才培养中怎样开展人文教育——基于医学人文教育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0(12):46-52.
  - [8]李晓宇,黄振宇,吕家俊,张鑫峰,孙宏亮.“互联网+”背景下“大医精诚”理念引领医学生人文教育[J].中国新通信,2020,22(23):241-242.
  - [9]王璇,郑青,王晓燕,夏强.依托“三大阵地”,附属教学医院构建学生人文素养教育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0,28(05):765-768.
- 作者简介:张弘强,女,汉族,籍贯:内蒙古;生于:1972-11;工作单位:内蒙古医科大学;职称:讲师;学历:硕士;研究方向:人文医学 叙事医学 人文关怀。